

蛙声筑楼

凌泽泉

去户外踏青,却被一池如鼓的蛙声吸引。“呱呱呱,呱呱呱……”一声声往上叠,仿佛垒到了半空中,忽而又哗啦啦坍下来,潮水般平铺开,一波穿过油菜花丛趁势溜走,另一波又赶脚而至,乐此不疲的蛙声在田间地头汹涌着、茁壮着。

家乡的蛙声,你翻越了多少条田埂,跳过了多少条河流,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,才来到我安身的城市边缘,难道奔波的你就是为了还愿旧时的月色和潮湿的记忆?

晚霞扯着万道彩条把夕阳捆着拖到山那边之时,鸡入笼,牛入圈,鸟归林,池塘边、秧苗丛、沟渠畔、田埂上,不知是哪一处的青蛙首先憋不住了,“呱呱呱”地擂响了战鼓,还有一些调皮的青蛙浮在水面上,边走边敲。起初,鼓声的节奏还有点胆怯,不够明快,甚至还夹杂着腼腆的羞涩。一声声脆生生地响起来,又一声声闷沉沉地跌下去,像是排兵布阵前的一次预演,时而高昂,时而低沉,断断续续中,一时还踩不准鼓点的节拍。

村庄里的灯光次第亮起,青瓦上升腾起直直的炊烟,敛声的鸟儿栖息在刺槐和杨柳的枝头。薄纱似的月光洒满田畴,也悄然抵达农家门楣和窗户,顺便还裹来了大把大把油菜花的芬芳。蛙像是看清了鼓面,抡槌敲打的速度明显加快,一时间,鼓声四起,在地面与水面上平铺了一层蛙声,一槌槌擂下去,蛙声被夯得严严实实,又一阵蛙声铺上来,一槌槌擂下去,又厚上一层。四野像是比赛似的,鼓声一声紧似一声,一阵紧似一阵,油菜花咧开嘴笑得前仰后合,鸟儿陶醉得眯缝起双眼。

一缕月光从窗户爬进已熄灯火的农家,伏在锃亮的锄头和锹头上歇息,劳累了的农人躺在床上,还在想着田间的农事,孩子们则在蛙鼓的催眠中沉沉睡去。

月亮迈着不紧不慢的脚步,去看护田野和村庄。越爬越高的月光,从繁茂的枝叶间筛下缕缕清辉,在碧绿的田野上笼上一层蝉翼似的轻纱,东嗅一下,西嗅一口,然后立于澄明如镜的水面上,梳理着清秀的容颜。

青蛙们更兴奋了,扯透亮的月光作为鼓穗,一槌槌抡下去,鼓点密集得透不过一缕清风,蛙声嘹亮得不染半星的烟尘。被夯得厚厚实实的鼓声,一层层往上码,可它们仍嫌不够,使出浑身解数,尖嗓粗喉,大呼小叫,誓要筑起高过月亮的高楼。

细听鼓声,里面分明夹有千军万马的蹄音和万马千军的厮杀声,正向着一个又一个目标发起最后的总攻,转眼间便攻陷了喷香的油菜花地、清香的禾苗地、漾波的河渠和沉睡的村庄,在一轮皓月的见证下,蛙声已穿上油菜花织就的金黄外衣,俨然天地间的主宰。

这小如拳头的青蛙们,背着一面面小小的战鼓,可一擂起来,就那么执着,那么急迫,一槌槌砸下去,无数的鼓面便欢腾着、跳跃着,将目光搅热,将空气搅热,在田野里乱窜乱撞,催促着庄稼饮着甘露日夜生长,敦促着花儿夜里也要绽放,摇醒了草木教它们昼夜都要挺直腰杆拔高目光。

这场月下轰轰烈烈的蛙鸣,并没有惊扰村庄朦胧的月色,农人们早已谙熟这一切,因为一日三餐的米饭里住着蛙声,青菜萝卜里住着蛙声,甘甜的泉水里住着蛙声,就连稻糠垫就的枕头里也鼓胀着蛙声……他们已经习惯在蛙鼓敲击窗棂的喧嚣中,在蛙声涌进堂屋之时,抓一把蛙声塞进枕头里,然后枕着如潮的蛙声酣然入梦。

梦中,他们准又闻到了熟稔的稻花香。

枇杷堆黄

宫风华

布谷鸣啭,江南的天色鸭蛋青,饱满,柔和。乡下古旧而清凉的小院里,几株肥硕的枇杷树,身缀栀黄、槐黄的珠玑,斜倚墙头,筛风弄月,日子绵软且悠长。

早年间,母亲在庭院一隅栽种的枇杷树,今已枝繁叶茂、亭亭如盖。初夏小院,蝉声如雨,空翠湿人衣。枇杷树张开四肢,努力伸展,浓荫如幄。叶片饱满瓷实,墨绿深蓝,经络分明。青绿的枇杷染成赭黄、橙黄、金黄,灿烂地微笑着,点燃了吉祥的村庄,淹没了宁谧的小院。

每到黄昏时分,暮色清凉而欢悦。一家人围坐在院里的桑木桌旁,剥食刚摘下的枇杷。枇杷黄灿灿,光洁如蜡。捏一枚入口,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绝配,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乌亮的核子骨碌碌滚远,引得几只鸡雏竞相追逐,生趣盎然,有写意风格。

喝着清凉黏稠玉米糝粥,撕嚼着祖母的涨浆饼,把酒话桑麻。枇杷入口初涩,继而酸甜,味蕾沦陷。枇杷的酸甜,本真、妥帖,有一股春水般的澄澈清芬,将夜色荡涤得通透且悠远。

小院的夏夜格外静美,氤氲着枇杷淡淡的香味。密密的枝叶滤着如水月色,是清简的素描。那份亲切、那份温馨,静静地弥漫开来,笛声一样清远。

枇杷结子须过四季,累累金黄的硕大叶片,藏着花,护着子,直到摘尽枇杷一树金。枇杷四季常青,霜寒时叶背着毛绒,花梗、花枝裹一层茸毛,新绽的碎白小花,也顶一篷棉絮。哪怕凄苦,也要肆意绽放,绝不沉沦。

半青半黄的枇杷色调分明,嚼起来酸溜溜的。熟透的枇杷,鼓胀似乳。轻叩,爆浆的果汁迅速浸透味蕾,酸甜的味道一路蔓延,在唇舌肺腑之间,缠绵不已。“浆流冰齿寒”,心里有清凉的泉水流过,空明悠远,弥漫柔软的乡愁。

枇杷黄熟了,弹指可破,经不起蹉跎,风一拨弄,簌簌跌落,如赶赴一场愁肠百结的相约。枇杷的酸甜,宛若女子怀抱琵琶,风韵流泻;宛若新湿苇滩,踩一脚渗出水来。

枇杷树下,藤椅清茗,竹影清风,读归有光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”,忧伤如潮水般漫过。读苏轼“客来茶罢空

无有,卢橘杨梅尚带酸”,体味俗世的清欢。读杨万里“大叶耸长耳,一梢堪满盘”,不禁踮脚聆听枇杷私语。读张岱“林下漏月光,疏疏如残雪”,枇杷身披月光,如覆残雪,冷艳凄绝。

有一年,我在苏州古镇徜徉。深巷处有恬静女子叫卖枇杷,声音清如山泉,双眸深如清塘。竹篮里的枇杷黄橙橙、红彤彤,如襁褓婴儿,粉嫩,静美。纤手弄枇杷,相得益彰,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。夕光濡染,晚风清凉,盘桓谛视,心生“枇杷晚翠,梧桐早凋”的惆怅。

“五月江南碧苍苍,蚕老枇杷黄。”水乡枇杷亮艳于庸常的平民生活里,姿态温婉清美,在清浅时光里,恣意安然,倚风自笑。枇杷苍黄,青苇萧萧,青秧飒飒,约二三布衣,老屋古院,品咂枇杷,咀嚼乡愁,尘世渐远,岁月静好。



东张西望 苗青 摄

蜀葵故时

赵瑞霖

蜀葵由于原产于中国四川,故名曰“蜀葵”,又称秋葵。蜀葵细瘦的茎上会密匝匝地开满花,花盘硕大,颜色十分艳丽,虽然朝开暮落,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毫无保留地绽放自己。

很多年前的小时候,那时家里还住在苗圃的院子里,家里种了许多的果树、香樟树、鸡冠花、菊花、栀子花等等。有一天,在放学的路上我偶然捡到了散落在地上一些种子。怀着好奇心,我种下了它们,在屋檐下的一畦土地上。每天细心的浇水,等待生命的到来。

每天上学放学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它,和它说话,开心的不开心的。它好像听懂了我的话,欣欣向荣起来。从绿色的小芽,慢慢长成茎干,颜色也越发青翠。犹如一柱擎天,长势不可收拾。但我又开始急了,因为它老不开花。

等啊等,欣喜在一周后的早晨,它长出了大红色的花苞,整个躯干上都有,就像士兵在列队。第二天浓妆艳抹的大红花,闪亮登场。看着近一个月培育出来的花,我不知道有多满足。

之后,我问了当育苗师的爷爷这是什么花。他告诉我,这是蜀葵,秋葵,当地叫一丈红。

他还告诉我许多蜀葵的事情,比如它的花语:勇敢!

当枝梢的花颜色绝佳时,枝干的花已容颜疲惫。花株之间,就像接力赛,密匝匝开满一路。看得久了,反而让人觉得蜀葵真是一种勇敢的植物啊。不惧目光,毫无收敛,安安静静开满自己的花,愿意在哪

落脚就在哪生长下去,高兴开成什么颜色就开成什么颜色。这份肆无忌惮绽放的勇气,让人不注意都不行。我们人何尝不是如此,每一个默默的表情下,都在努力生长,像蜀葵一样开出好大一片花来吧,幻想有一天,能同蜀葵一样开出自己坚持的梦想。

同时蜀葵还有个动人的传说:相传古时候有位名叫王其祥的人,性喜与花草为伍,百花中又独钟蜀葵。有一天他在花园中睡着了,睡梦中有一青衣人领他去看仙子的歌舞表演,但见众仙笙歌悦耳、轻舞曼妙,正值陶醉之际,他却从梦中醒来,一时青衣人、众仙子都消失无踪,只有那阵阵凉风吹拂得轻轻摇摆的蜀葵,似乎在对他点头致意。心中惆怅之余,他给自己取了“蜀客”的别名,以纪念这段奇异的梦境。

我爷爷翻书还查到了蜀葵还是山西省朔州市的市花,当地人称其为“大花”。

也许孩子的天性就只是好奇和一时的脑热,当花长得越来越好,我就不再喜欢它了。偶尔会跑去,懒懒的浇几瓢水。后来,蜀葵慢慢枯黄,大花也凋零。在秋风中,它落寞的干瘦躯干如慕如诉。

国庆后,我铲掉了这株蜀葵,心里也挺难过的。可是值得安慰的是后来,它的身边又长出新的花株。

那以后,我就把它的子孙移植到了爷爷的育苗园,它们在那里开了很久很久。我依然记得那红艳艳的大花,在风中矗立,一个人面对四季的变幻。